



印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陳王周傳第十 班固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

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呂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已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

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音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

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劇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廼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更改也良嘗

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泥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泥水也又非沂水服虔是矣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日正也顧

及古樹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良愕然欲歐之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為其老廼

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師古曰行一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

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廼太公

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殿將服皮曰良數呂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始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

見項梁其立楚懷王良廼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立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呂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頰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

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

西入武關沛公欲呂二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燒音堯良曰秦兵尚疆

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呂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疑音徒

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飲與漢王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解沛公廼引兵擊秦

日皆所以表已軍之參師古曰參音參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

誘示敵人職首式志反師古曰啗音徒秦將果欲連

沛公廼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已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
宜編素為資音約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舍秦服命素以為質師古曰編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
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
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
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
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根反鯁小人也臣請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鯁也音才垢反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
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
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珠二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斗良具曰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

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良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

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曰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

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曰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曰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羽曰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曰良為成

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踞鞞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已東謂不自有其

地將巨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

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

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祀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

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

我計撓楚權者具曰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曰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呂等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

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封其門而撫車式所曰敬之

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呂賜貧窮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三矣殷事呂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于

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

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

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在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在者言其垂避而委離之目從漢也去故舊

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

國後土地皆盡無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

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

國後土地皆盡無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之者若復立六
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

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補幾音鉅休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

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

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

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呂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廼封良為留侯與蕭何

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

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

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

天下不足呂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

相聚面謀反耳上廼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

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呂勇力

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呂示羣臣羣臣見

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

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

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音勉背河

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北

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呂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呂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

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人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

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

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上信用之呂后廼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

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曰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呂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

何益呂澤疆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呂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

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呂上媢媢士

師古曰媢與媢同媢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

來呂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

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呂存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廼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

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

梟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與用其無功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

曰夷平也言等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

行言無上雖疾疆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

上雖苦疆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

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

反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疆臥傳太子

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

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呂死

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

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昌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

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固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

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迺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音胡督反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

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

繳音之若反歌數闕師古曰闕盡也曲終為闕音口尤反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又音許氣反上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

音干容反非天下所已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疆秦天下震動今臣三寸舌為帝

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游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廼學道

輕舉

師古曰道謂仙道

高帝崩呂后德良廼彊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飢

曰人生一世

如白駒之過隙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

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

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人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穀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

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

人喪平家貧侍喪呂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曰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呂女孫子

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

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呂聘

師古曰貸肯土戴反

予酒肉之資呂內婦負戒其孫曰毋曰貧故事人不謹事

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

師古曰廼適女也

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

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

師古曰主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

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

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呂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誅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

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

不可已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

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鄙而議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呂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孟康曰飾冠曰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

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呂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誅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日之欲殺平平心

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

不可已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

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而謙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其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呂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孟康曰飾冠曰玉光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

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已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呂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呂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呂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呂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呂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併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併古併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秣且音子閭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呂疑其心

師古曰間音居竟反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呂為然迺出黃金四萬斤子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呂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呂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俎而來即陽驚曰呂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呂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呂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入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

為齊王於是封平呂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呂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

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

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

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弟出偽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

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呂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

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呂為然迺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呂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

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呂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更封平為曲

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呂護軍中

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

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

噲曰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諸毀之它皆類此高帝

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董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

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首張總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

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已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呂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

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兼道中

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

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

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呂為郎

中令日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上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隄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呂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呂招陵師古曰鄉讀曰

嚮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

呂老妾故持一心妾呂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

卒從漢王定天下呂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

呂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

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

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問讀曰悅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

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

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啖小獸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

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呂應之於是

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

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

為右丞相呂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

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言舍人侍呂后其後

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

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呂平前為高帝

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

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見婦人口

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

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呂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已為

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呂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呂為相太尉勃親呂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呂相讓勃於是廼呂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音也

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一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呂自以駑音奴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

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耐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曰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曰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徙沛勃曰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羣薄為曲也常曰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曰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曰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

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師古曰擊之言

填也謂鎮軍後曰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曰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

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襲

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曰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

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

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頓陽纒氏絕河津擊趙

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曰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

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印軍西定汧

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

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

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及過音順

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賴陰侯共食鍾離呂將軍從高祖擊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

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呂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目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

韓信軍於若石應劭曰若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若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

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各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國師古曰國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

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

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呂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

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

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

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高帝呂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呂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

臣贊曰今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各拙語為椎諸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

推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

官呂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呂呂
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
高后紀於是陰謀迺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太后呂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為後
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
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
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
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
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
公曰就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
孝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
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
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
君受厚賞處尊位呂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呂久當之即禍及矣厭音易押反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
侵辱之勃呂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呂書辭也音讀
曰呂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
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呂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

太后太后亦曰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領絮也

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物詠

人所居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師古曰縮謂引繯其組音烏版反不曰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

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

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中音竹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師古曰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

相之應劭曰負河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曰代父侯矣

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

我師古曰視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居三歲兄

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師古曰縣

理志作褚字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曰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曰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曰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曰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天子先驅至不

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

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

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曰軍禮見應劭曰禮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

禮敬人式車使人稱謝師古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

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呂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

日剽音匹妙反願呂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

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置阨陜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

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曰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

計至雒陽使吏搜殺置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走音奏

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

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

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呂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呂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

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

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

子章武太后及臣即位適侯之信未得封也實太后曰人生各各時行

耳師古曰言實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

師古曰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亞夫

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其擊之今

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言才與反其後匈

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

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

亞夫賜食獨置大裁師古曰裁大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裁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

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備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

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已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

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

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呂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

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耐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呂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者言其可驚悟今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呂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

人讀為吾非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惡而行善故云然也

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

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

平竟自免呂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

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

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

意可呂佐之師古曰意愚也舊音下紉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

呂後非廼所及所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

西川中鳳崗氏南唐中

漢書四十四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

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

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臣必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

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土部本從

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圮字

校定

前漢四十卷終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四十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呂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呂賣

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

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在外故求而

迎噲呂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

巨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耶之司馬也巨讀與夷同

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

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

師古曰陽武縣之鄉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曰上聞晉灼曰各通於天子也

後攻圍都尉東郡

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圍師古曰圍師

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獲曰虜

賜爵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

曰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音江呂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

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師古曰音顯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贊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曰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

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隼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蓋反呂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

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贊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

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

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

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

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呂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

暴師霸上已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呂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

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

麾噲因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

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

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

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中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郃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郃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釐讀與郃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

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

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李奇曰曰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

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呂將軍守廣

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卽皇帝位呂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

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呂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呂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母名印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

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

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呂相國擊綰破其丞

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

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

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

二千石呂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呂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

又音剛

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

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

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

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曰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

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呂兵

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

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

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

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

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

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

餘商呂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

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旬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沛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特別從西道平定漢中

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呂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

邯別將於烏氏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泥邑今在邠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拘音荀賜食邑武城六

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呂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

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呂將軍從

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

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呂將軍將太

上皇衛一歲十月呂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

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巨大軍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呂破布軍更封為

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

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呂下至六

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選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

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自誅諸呂商是歲薨

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呂寄

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

寄欲取平原君姬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

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

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下子孫爵乎關內

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

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

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

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呂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

曰為沛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呂胡陵降

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

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

又擊秦軍雒陽東呂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

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奉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至霸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

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

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躐兩兒棄之服虔曰躐音撥晉灼

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

漢王怒音是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目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

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

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關氏冒頓廼開其圍一角高帝出

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閒暇所呂固士卒卒呂得脫師

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嬰過從擊陳豨

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

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廼賜嬰北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一也故張

衡西京賦云北闕
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

王之來嬰呂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呂天子法駕迎代王

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

師古曰頗
音普河反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

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

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
帛之總名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呂中消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

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
攻戰速

疾也師古曰疾急
速也力強力也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呂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

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

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師古曰杜
縣之平鄉

復呂中謁者從降下碭呂屯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

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
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

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
地理志屬左馮翊

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

王左右善騎者傳之

如淳曰傳音附
猶言隨從者

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

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

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

師古曰饗
古餉字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

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之馬
左亦如之晉灼曰下

所謂左右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主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連尹一人蘇林曰擊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

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

大夫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

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

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

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

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

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師古曰僅及取慮及徐二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呂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鄼蕭相師古曰凡

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呂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韓從

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五百戶從擊漢王

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呂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煇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師古曰砮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

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

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

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

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

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往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呂列

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

祿等呂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

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

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二千

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

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

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呂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有罪絕武

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

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

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侍高帝於懷懷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

師古曰參曹參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

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大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

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

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呂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

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且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呂中洵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翁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

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

七十二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主車也騎長

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

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

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苗南

破之師古曰苗縣名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匹從攻安陽呂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一李奇曰或曰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郡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

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蕪竹邑擊項

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呂下

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呂騎都尉從

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
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做破之師古曰侯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
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

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

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呂緤為信

武侯師古曰呂其忠信故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呂為愛我賜

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為酈城侯服虔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

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音月反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有罪

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

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

弓發此言也犁維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自其毋犂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

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迺獲信矣樊噲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益呂牧

畜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勤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呂酈寄為賣友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

行雖摧呂祿呂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漢書卷四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卷四十一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丞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

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

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質也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廼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

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

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

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呂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

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呂列侯為

主計四歲張晏曰呂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呂其所主因呂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蒼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

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曰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二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

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

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呂父死事封為

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

入奏事孟康曰呂上宴時人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閒之恬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

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莫能得上呂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呂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

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

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

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苛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

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呂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呂趙王年少

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

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廼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

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

煩公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

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佗皆類此

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

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昌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昌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

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昌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

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

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

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廼使使召趙相

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

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

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

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

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為相廼抵

堯罪呂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呂客從為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

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

呂後坐事免呂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

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

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呂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呂為漢當水德之時

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呂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

呂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謂呂謂呂比故取類呂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音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呂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

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亦好書無所

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呂救其死刑故也及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

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曰為非是

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曰為博士草立土德

時歷制度張晏曰曰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紕謝病稱老蒼任人

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呂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

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

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

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呂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呂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蹶音厥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

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呂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呂為關內

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

免相文帝曰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廼曰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恩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

師古曰幾音目依反

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

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曰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適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墼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墼音如椽反解在食貨

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

歸上

師古曰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廼外墼

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

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廼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更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相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皆曰列侯繼踵齟齬廉謹師古曰齟齬持整之貌也齟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

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各為好律歷也

而專遵用秦之顛項

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

周昌木強人也

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

任敖已

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

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上獲軍

漢書四十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

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

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反賢者豪者皆不敢

使役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

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荷同荷細也齧音初角反

自用不

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

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若見沛公

師古曰若汝也

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

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已

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于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使人召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覘食其食其

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

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僅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

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于容反及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已徑入彊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

下師古曰下降也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

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及趙及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呂東屯鞏

雒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爲天而民呂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卽所謂謫戍此廼天所呂資漢方今

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爲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略反臣竊呂爲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卽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

之北上黨之南 距飛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 守白馬之津曰

示諸侯形制之勢 師古曰呂地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

疆負海岱阻河濟 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呂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

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

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

王曰先生何呂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

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

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即呂侯其將得賂則呂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

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師古曰項王有背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師古曰言

賞而念 舊惡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

同姓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各於爵賞玩惜 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侯印不能目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刻此作玩其義各

通孟說 非也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

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

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 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

名故謂 此為北 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

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

可立而待也田廣呂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曰

縱酒 師古曰日曰 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

憑賦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廼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已為食其

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廼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呂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呂

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

除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

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

為南越王賈至尉佗懸結箕踞見賈服虔曰懸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呂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疆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

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廼欲呂新造

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

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

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廼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

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

人呂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

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呂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

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廼比於漢佗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遠音其庶反廼大

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

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呂齋行故曰橐中裝也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曰馬上得之寧可曰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曰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為趙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曰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

為我著秦所曰失天下吾所曰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也及古成敗之國

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

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與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廼病免曰好時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廼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劔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死

家得寶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曰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承反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性率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

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

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仰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已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

尉師古曰厚為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迺

已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已此游漢

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

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

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傳陸生竟呂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贊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贊說是也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已發喪方假貸服具

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已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

同恤災危呂母在音土得反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

百金祝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賻凡五

百金師古曰賻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

不可言師古曰不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

不可言師古曰不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

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依幸傳

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籍孺則二人皆名籍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談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已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道路皆言君讒

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

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

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

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曰為背之大怒及其成

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

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已全者皆陸生平原

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曰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

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

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東各之

各一木橫遮車前一人挽之推之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

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縹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

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郅師古曰郅邑名也即今武積德繁善十餘世師古曰

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箠也杖謂柱之也云杖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類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武王

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馬箠者曰示無所攜持也箠音吐和也師古曰虞今廣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

相焉廼營成周都維呂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鈞矣有德則易呂王無德則易呂亡凡居此者欲令務呂德致人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呂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

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

人呂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

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疾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呂爲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呂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天府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

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歲之始呂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壯者之肉也一說齒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呂爭利愚呂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呂踰句注三十餘

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呂舌得官廼今妄言沮

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也廣武縣名屬雁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呂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爲

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

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日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可呂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師古曰顧為奈何師古曰顧為敬曰陛

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

蠻夷必慕呂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

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

呂禮節師古曰風讀曰風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

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呂此自慰奈何棄之匈

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

為公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

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呂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

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

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

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

可呂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呂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國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辭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呂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

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

古曰將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

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

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

罷之廼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

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懷王懷王為義帝徒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人

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亮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

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騫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成就也高帝悉去秦儀法

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劔擊柱上患之通知上

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

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前漢四十三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

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縣叢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曰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蒞師古曰蒞與蒞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

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

宮新成也漢時尚曰十月為正月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

引呂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解反傳

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曰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曰下陳東方西

鄉師古曰鄉皆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

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引諸

侯王曰下至吏六百石曰次奉賀自諸侯王曰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

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曰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

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曰為郎

通出皆曰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

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曰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曰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

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

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

願先伏誅呂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

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曰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

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

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徒通為奉常師古曰又定重為之也

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孟康曰朝太及閒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

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且曰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且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

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

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

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呂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自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並

廣宗廟大孝之本上廼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

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願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呂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

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

出真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

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呂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

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

陽不終其節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僭差託病歸家不受

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呂彊社稷身名

俱榮其最優乎

鄒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鄒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田傳第十四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

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

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也吏

呂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

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

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呂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卷 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其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

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襲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

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

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

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

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曰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曰自為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

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詈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詈古委字詈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

之欲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曰負謗於

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為宅居曰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頤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

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曰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鬯粢盛奉祭

祀已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已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已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積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下更反此人者危亾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亾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太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已安周齊桓殺其弟已反國韋昭曰子紇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已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亾代高帝奪之國已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郅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已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

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已安國便事而欲已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已亾名數自出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已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師古曰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羞辱也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

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呂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

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

度為黃屋蓋儼天子師古曰儼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已其郎

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已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

石也臣贊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

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及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

蒲侯太子奇謀反欲已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

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已閉口

師古曰姓簡名忌音舒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

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又陽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亾命棄市詐捕命者已除罪

晉灼曰亾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已上十

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已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已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

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

齎帛五十匹已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已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召治忌

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

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

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

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飲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

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師古曰輜衣車

也音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

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斬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且反淮南王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令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曰

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

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

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

斗粟可舂而共食況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

曰蘇及其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稱聖不曰私害公天下豈曰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

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

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

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呂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

之子耳各捷達已先薨也淮南王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

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王

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王褒之及

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王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

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曰行

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

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王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

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曰受詔曰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

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

曰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王遷死感激安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

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曰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安

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

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康曰訶音偵西方人曰反間為訶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訶音朽政反師古曰訶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

詞同然音則與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與

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

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

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謂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曰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治其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

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

子逮不遣如淳曰承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

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

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

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

還曰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迅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師古曰雅讀曰壘格音閣謂故閣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曰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

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

計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

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曰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

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

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竝爭吾

可曰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

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

太子皆不曰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曰為子數太子不曰為兄秋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

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曰封之淮南

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

子曰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

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

聞上曰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

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源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

黨與初王數曰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

不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亾及建見治王恐國陰

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

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

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曰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曰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呂發兵廼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呂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呂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

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呂非

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師古曰索

人皆已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

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呂亂

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亾道事

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呂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呂上宗室近

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

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呂

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

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

閒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曰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

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曰為非是卻

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曰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

吏二百石曰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衡除國中今曰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曰此恚與奚慈張

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

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曰刃刑傷之后曰此怨太子數惡之

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師古曰為夫所奔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曰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

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曰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曰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曰故數繫笞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

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

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

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曰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曰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語無休止欲

與亂曰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曰

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

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曰親

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

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友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

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曰為淮

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

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英契約為反具衡山

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曰淮南事繫師古曰繫繫之

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

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曰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

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

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曰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

之中尉大行還臣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

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

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

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

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

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曰刃自到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比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疆曠好為寇

及古詩

亂常須巨兵鷹當而懲艾之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

不務遵蕃臣職巨丞輔天子而馴懷邪辟之計師古曰馴與專同音之亮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亾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

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廼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日本名為徹其後史

家追書為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

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贊公得通而生也

徐公再拜曰何呂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

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忌不敢事刃於公之

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呂物甫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呂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此通之所忌弔者也曰何呂賀得子而生也

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

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忌為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

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臣守戰者

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臣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

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

呂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呂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臣黃屋

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騫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

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

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

武臣武臣臣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

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

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伺閒隙而單行何

曰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

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畱之縱酒罷備漢

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曰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

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

齊王曰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

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築建號壹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入彙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也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

山河一日數戰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

阜張晏曰於成阜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然兵困於京索之

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銳氣挫於嶮塞糧

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臣料之師古曰料之料量也非天下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師古曰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

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

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臣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

諸侯臣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臣歸漢王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臣交於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釋之事者故臣臣為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師古曰越伯句踐師古曰今

故臣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臣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臣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

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

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窟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泚音

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誅成安君之罪，令於趙齊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

斬龍且，西鄉曰報師古曰且音子，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

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斷

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僭受二解音灼曰

石斗石也，師古曰僭音都濫反，或曰僭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螽蟴之致蠶。師古曰與讀曰預，螽蟴也，螽蟴也，螽蟴也，螽蟴也。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

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令罷去

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曰：罪廢為淮陰侯，謀反

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

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

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曰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母語師古曰謝謂告辭也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縲請火於亾肉家師古曰縲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燔治死犬燔音似兼反亾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

毋非談說之士也東縲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

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師古曰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臣為

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言字究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于項羽羽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臣材能稱為淮南

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師古曰臣百數被為冠

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

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亾國之言乎昔子胥諫

吳王吳王不用廼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

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

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之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臣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棘貢獻東甌人朝師古

師古曰謝謂告辭也

師古曰安徐也

師古曰縲亂麻音於粉反

曰曠西南夷也音浦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至恢所謂樹榆曰為塞者也師開朔

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

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曰為大將軍何如人

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曰禮

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

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

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曰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業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知略不世出非

常人也曰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

軍廼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曰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受几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曰為錢煮海水曰為鹽伐江

陵之木曰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

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夫曰吳眾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曰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且吳何

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今我令

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周被下潁川兵塞

輟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

此計則漢河南郡雒陽有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

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

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曰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

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曰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曰延歲月之壽耳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曰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曰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曰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

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

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

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

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蒙蒙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

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

火故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亾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呂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敷劔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呂陳勝吳

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

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

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

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呂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呂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呂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呂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

其期又僞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

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

辯士隨而說之黨可呂徼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呂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

反縱跡如此天子呂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前漢四十五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

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曰已

陰私告王與齊忤

師古曰言相乖

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

市齊遂絕迹亾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

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與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

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古訛字也

欲取必於萬乘曰復私怨

師古曰取必謂取也

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

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曰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

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

充召見犬臺宮

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木犬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

自請願曰所常

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

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

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

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一說皆是也

冠禪纒步搖冠飛

翾之纒

服虔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曰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曰作纒也臣瓚曰飛翾之纒謂如蠅翼者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纒音山爾反搖

音戈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曰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曰充

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

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

曰今貴戚身待於北軍也

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各近臣侍中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

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

千萬上曰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師古曰中當也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

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

得行車騎皆不得

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

盡効没入官

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

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

逢太子家使

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

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曰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

欲令上聞之曰教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救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

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

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

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祟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目示人也

於是上曰充為使

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

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詛者令胡巫視鬼呂酒灑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遺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曰詛其人也

輒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師古曰曰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灸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曰巫

蠱吏輒効巨大逆亾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曰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

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蠱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師古曰乃汝也

廼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

師古曰繇

讀與語在戾園傳

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園太子後加諡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

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

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曰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

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

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亾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

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

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

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已杼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

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

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

頴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曰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

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

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攬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

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亾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師古曰亾古側

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皆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悉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禧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曰下僕遯

不足數師古曰僕遯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遯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粹陛下誰

與備之如使狂夫嗥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嗥古叫字譁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

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彊精兵未有能窺左

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

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

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

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呂富國疆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呂省轉

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呂為單于當呂十一月入塞後呂病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

孫兩昆彌弱卑爰處強盛蘇林曰處音欬噎之寔晉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

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處字為處呂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 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 擁十萬之眾東結單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 舉兵南伐

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處使者來上書曰所呂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

唯天子哀師古曰謂 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

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已 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

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已為貴耳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呂為中國常呂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蕃今單于呂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

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 躬倚祿曰師古曰倚從後

引之也謂引躡其一 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 豫

言也音居綺反 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 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呂其犬馬齒

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亾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師古曰第讀與

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師古曰救整也立

威震四夷因曰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

臣聞動民曰行不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曰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

曰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

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調諛古謂字

則主患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曰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敵悔過自責疾誅

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曰先人之語為主師古曰先人謂躬先為此計人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閒者灾

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象未聞將軍惻然深曰

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

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

躬擧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亾

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

之策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虛遠反欲曰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

寵官造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曰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

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

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北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求福禍也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師古曰諱古呼字音火故反因

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龍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

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鳥則反鷹隼橫厲鸞俳佻兮師古曰鷹隼射矢也鸞疾風也言鸞之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雜形鳴中五音俳佻謂不得其所也增若浮矣動則機兮師古曰增弋射也若疾疾風也言增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矣音必遙反

藜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巾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

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

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已為大臣曰道治也心結骨兮傷肝師古曰結骨亂也孟康曰骨音骨虹

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

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諄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目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諄者目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諄音火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

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唵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撫神

龍兮檻其須師古曰檻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亾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

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說而喪三僑應劭曰亨鄭食其敗用橫

驕韓師古曰亨鄭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師古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集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

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西川屯鳳蜀氏南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亾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曰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

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緇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如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曰姊為

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曰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

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曰馴行孝

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

季年萬石君召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召歲時為朝臣師古曰朝請過宮門

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謂小吏來歸

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

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

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

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車反唯謹師古曰唯謹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召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召為不及

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召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太后召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召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竊問侍者取親中翬廁踰身

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盥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候踰師古

曰親謂父也中翬若今言中衣也廁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召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言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陵邑中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迺謝

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

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曰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謂為立石相祠元狩元

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

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耐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

子孫至孝其曰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

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

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

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宜汪入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曰

適之師古曰適讀曰適上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

案御史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

相疲駑無曰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

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普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師古曰墮填也音因朕甚憂

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禮高嶽通八神曰八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

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

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

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

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曰自便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

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曰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

頻寐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觀明堂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

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曰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如淳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

姓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

所率而并徙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如說近之

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

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曰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己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曰

為見責甚深而終曰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

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

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曰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

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二人及慶死後

稍曰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曰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

之弄車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

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

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綰曰

曰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

所曰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

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曰對曰

死罪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曰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

功拜為中尉三歲呂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

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呂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

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

自初宦呂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呂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呂景帝病

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

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呂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

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

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巨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呂過免不疑

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

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呂豎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

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已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呂藉其尿呂是

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

師古曰問呂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五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呂二千

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敞字叔孟康曰敞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敞孝文時曰

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呂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各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

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為御史大夫敞為吏未嘗言按人劾曰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亮反官

屬曰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審之不可者

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俯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曰上大夫祿歸老子

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

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曰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至石建之漸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魏川七鳳尊
氏肅國南

漢書四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上獲軍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

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愆數其為王之年孝

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類也置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

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

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

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曰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儼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儼於天子師古曰儼比也音擬招延

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

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

王於關下鄧展曰恒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因留

曰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亾異十一月上廢栗

太子太后心欲呂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

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鬪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閻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曰嗣事師古曰不敢更曰此事言

於太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

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

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王服虔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

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

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二十五年冬

復入朝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

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曰輔身也今出

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

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

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

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滄字孝王未死時財已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

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

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

為阻師古曰依山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

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

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

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

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太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

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曰垣邑侯立七年坐

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

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昏莫私與其奴亾命少年數十

人行剽師古曰剽劫殺人取財物曰為好如淳曰曰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

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

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

亾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亾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

絕於身師古曰支子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其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

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

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鬻西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鬻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母得曰與人師古曰寶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

命毋得曰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

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

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

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曰為管耳太后啼諱師古曰諱不得見漢使

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曰此使人

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狂反師古曰狂姓反人辱其

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狂反殺其仇車上亾去睢陽太守

怒曰讓梁二千石二千石曰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曰下具知之欲曰傷梁長吏書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曰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曰輔王故

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臬任后首

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

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

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

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

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曰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

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大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極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傅相

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

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

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

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曰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

之私聽聞中葍之言應劭曰中葍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曰為夜也師古曰葍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葍音工豆反春秋為

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葍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

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曰惡言按驗既亾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曰偏

辭成臯斷獄亾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巖音漫師古曰巖音秣謂塗染也曰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曰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5 195 40 930" data-label="Text">

化也臣愚曰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曰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廼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狼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呂三者揆之殆非人情

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

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呂清白之狀付有司也呂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呂公

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呂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

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

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

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之諄暴

妄行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

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夏反驕慢不首主令與背畔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

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

自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圓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

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積價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

益深傅相呂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

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呂質性不愚

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轉與

立大臣昏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眄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不暴陳當伏重誅呂

及古則

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實赦師古曰實謂實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微幸得踰於

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言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

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

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

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言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

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亾厭

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班固

上獲軍

漢書四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言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

也屬音之徵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

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召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召召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遺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言

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言為漢興二十

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

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

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之於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曰誼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曰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誼其下亦同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 為賦曰弔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諭師古曰諭譬也

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 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侯字侯侍也 次聞屈原兮自

湛汨羅師古曰汨古側字汨水各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

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 烏虜哀哉

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虜音休 鸞鳳伏竄兮鳴鴉鴟翔師古曰鴟鴞怪鳥也鴟惡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鴟音千驕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音休 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十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謂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因反

跖躋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躋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躋音居畧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電言也 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 鈆刀為鋸晉灼曰世俗為利為鋸徹師古曰音弋古反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

幹棄周鼎師古曰幹轉也音管 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甕師古曰甕音五列反 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也日疲蹇跛也 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 章父薦

履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父讀曰甫 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諄曰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諄音碎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也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佛鬱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 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沕淵潛曰自珍

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蛭水蟲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竹螾字與蚓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螾音丘謹反 夫豈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

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繁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亦

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知麟鳳之故雖此答也師古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

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汗音一胡反又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蟴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

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音才臥反服似鴉音灼曰異物志曰

不祥鳥也誼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

曰為壽不得長迺為賦曰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

庚子曰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日昃時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

異物來碎私怪其故孟康曰碎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識言其度師古曰識驗也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莽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吉虛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期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

能言請對巨意師古曰巨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嬗耳蘇說是也

洸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洸穆深微貌胡何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

彼吳疆大夫差曰敗粵樓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

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

去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

天不可

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師古曰以合鑄爲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費惜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博玩弄愛

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太

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

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誅也

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儂

若囚拘李奇曰儂音塊蘇林曰音人肩儂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

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真人恬漠獨與道

息師古曰恬安也漢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寥廓忽荒與

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縱軀委

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虛若深淵之靚汜

虛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不曰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

說與靜同汜音敷劍反後歲

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蕪芥何足曰疑師古曰蕪芥小艸也蕪音丑芥反

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禮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

道所巨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曰爲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曰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疆侵邊天

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淮南濟北

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夫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

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

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曰疏舉師古曰言不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怡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曰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于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

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槍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音灼曰槍音槍吳人罵楚人曰槍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儉樓亂貌也師古曰音音是儉音仕庚反樓音女庚反

孰急師古曰言一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

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也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

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曰承祖廟曰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曰幸

天下曰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曰為萬世法程

師古曰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曰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

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曰易此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因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或也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

曰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

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

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

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曰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孟康曰彗音衛日中盛者必彗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

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

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臣有曰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

非有次室之執曰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

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王諸公多

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

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曰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擅爵人赦死

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劭曰圍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師古曰言驚愕也

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秦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得勇也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

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曰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也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

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曰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

也頓讀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解反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

則斧師古曰髡股骨也髡髀上也言其骨大故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

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

嬰曰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曰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曰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勢可存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曰義國小

則亡邪心師古曰使曰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曰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天下亦同

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曰

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

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所臣數償之二寸之地一人之

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言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細

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臣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表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

也孟康曰委表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誦壹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師古曰瘡

瘡師古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股平居不可屈信

音上勇反

師古曰信 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

疾堅久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盤

師古曰踈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踈今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

呼脚掌是也盤与辰字言足踈反辰不可行也

於文帝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呂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疏者或制大

權呂偏天子師古曰偏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盤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嫚為天下

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而漢歲致金絮采繒呂奉之夷狄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

入乎師古曰顧倒如此而不能解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又類辟且病疢師古曰病

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癖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夫辟者一面病癖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

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五尺

目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大小皆當自為戰備斥侯望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

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破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

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曰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曰為是固不可解

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眾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曰天

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曰臣為屬

國之官曰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曰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

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曰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曰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曰為要襪及襪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

內之閑中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是古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師古

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不著蓋貴之也是古天子之服

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曰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綿師古曰綿厚縵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曰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庶賤也

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

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

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也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鏡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耨

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曰耨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耨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

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佞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併佞併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猶

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收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

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日信任天下

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曰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耳心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

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寒兩廟之器如淳曰寒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寒枚也音寒又音卷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吻也剽切也音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

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曰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

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間曰

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曰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曰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

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曰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削書札筐篋所貯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

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

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管子曰師古曰管子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使筦子愚人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師古曰若曰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曰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

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

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

師古曰維所目繫船楫所目刺船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曰禮師古曰迺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

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

體傳傳之德師古曰德道讀曰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

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

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

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

有道術者曰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

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

嘗之師古曰者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

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長而

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

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

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暮夕月曰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逢反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曰明有孝也行曰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

在禮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

並音竹仲反所曰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曰

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

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非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已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已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已亟絕者其轍跡可見

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粵之

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者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已勸善刑罰已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與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言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審始也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所積在其取舍已禮義治之者積禮義已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已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已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政之曰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政與道同下皆類此道之

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政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

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亡宅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鍾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殷周秦事曰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

反廉恥節禮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黜削之辜不及

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師古曰

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蹇音十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別笞

馮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陞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師古曰迫馮音焉然則堂不亡陞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開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可器

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曰直履師古曰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曰長繩係之也縲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

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曰令眾庶見也夫卑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曰吾亦迺可曰加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曰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曰易貌吞炭曰變聲

也師古曰釁熏也曰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

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

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

自為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夷詬亡節師古曰夷詬謂無志分也夷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倒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

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

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

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曰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

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亮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曰諱

之也師古曰諱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何問也域師古曰聞譴何則白冠鄭氏曰白冠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

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契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曰平法治之也加劍當曰自刎也或曰殺牲者曰盤水取頸血

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

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盤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

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摔抑而刑之

也師古曰摔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摔音才乙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

有禮故群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

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

方也使忠臣曰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

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師古曰謹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撥其切於世事者著傳是時丞相絳侯周

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

曰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

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曰代王入即位後分代

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

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

曰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自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下所曰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安固

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黑子也其音直略反適足曰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

足曰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為餌豈可謂

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曰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

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讀與共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

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曰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

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

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曰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

陽包陳曰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曰扞齊趙淮陽足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

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

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

勞力已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也少謂年少高

拱曰成六國之既難已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師古曰商讀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武為淮南王北界泰山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

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呂恩接待而

知其孽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呂王死之不

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已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

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

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

主也發憤快志刺手已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匈利也音弋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

擅仇人足已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呂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子

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

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隊馬死李奇曰文三

言勝為有兩名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十二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四齊王合從舉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鄉京師

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

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

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尹尹管管仲

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

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已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已下並史家之詞

誼

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已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

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已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

生彼將必至此二表也賜之盛服車乘已壞其自賜之盛食珍味已壞其自賜之音樂婦人已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已壞其腹於來時者上已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已壞其

心此五餌也

其術固已疏矣誼曰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西川中鳳閣氏書局印

漢書四十八

賈誼服賦僂若囚拘李奇注僂音塊蘇林音人肩

僂僂尔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似按說文寤

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寤君囚拘之見五臣注

寤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

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扁及開元文字有作僂字

並音寤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切

